

[英] 哈罗德·N. 福勒 (Harold N. Fowler) 著

黄公夏 译

罗马文学史

A History of Roman Literature

商务印书馆

罗马文学史

A History of Roman Literature

〔英〕哈罗德·N. 福勒 (Harold N. Fowler) 著

黄公夏 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文学史/(美)福勒(Fowler, H. N.)著;黄公夏
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 1
(大象学术译丛/陈恒、王秦伟主编)
ISBN 978-7-5347-6796-8
I. ①罗… II. ①福… ②黄… III. ①文学史
—古罗马 IV. ①I54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4090 号

大象学术译丛

罗马文学史

[美]哈罗德·N·福勒 著

黄公夏 译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刘东莲

责任校对 毛路 李婧慧 马宁

书籍设计 付铤铤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8号 邮政编码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74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序

鉴于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成为学校及学院所使用的课本,我加入了许多有关各作者生平的信息和细节。这些信息和细节就其本身的价值而言并非必需,但可以帮助学生将新知和过往所学联系起来,对记忆应有裨益;另外作者的详细生平可显出此人的某些具体个性,学生可将他们的个性气质作为背景,来学习这些作者的文学和思辨成果。

除极少例外,拉丁作品的节选都以英译方式给出。我也考虑过给出拉丁原文是否适当,但认为大部分年轻读者都无法阅读这些原文节选,所以还不如采用不完美的译文。何况大多重要作品的原文在学校中都不难获取,像克鲁特威尔(Crutwell)和班顿(Banton)所著《罗马文学选集》(*Specimens of Roman Literature*)、提勒尔(Tyrrell)所著《拉丁诗选》(*Anthology of Latin Poetry*)和古德曼(Gudeman)所著《帝国时期的拉丁文学》(*Latin Literature of the Empire*)这样的选编类书籍也很容易找到。对于没有标明其译者的一切译文,文责在我。除若干场合下用了其他韵格,我在进行翻译时都以无韵诗来代替拉丁的六步体;但《埃涅阿斯纪》(*Aeneid*)的节选采用了康宁顿(Conington)所译的韵文本。

在撰写罗马喜剧的起源时,我没有提及萨图拉(satura)喜剧。乔治·L. 亨德利克森(George L. Hendrickson)教授指出(见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xv, pp. 1—30),萨图拉喜剧并不曾真实存在,而是后来的罗马文学史所杜撰。盖因亚里士多德所记述的希腊喜剧起源于萨提尔戏(satyr-drama),而罗马作家在撰写自己的喜剧起源时又对亚里士多德亦步亦趋。

现存文学作品和它们的著者在本书中所占的篇幅自然较多,不过我也为

失存作品和其作者投入了一些笔墨。这样做,并非是要读者将记忆力浪费于无用的琐碎之物,而有其他意图。一方面是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个参考的索引,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提及这些失传作品和其作者,令读者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们的作品虽然失传,但还有不连贯的残篇保留下来,使我们得以窥见一斑。有不少这类作家在其所处时代是相当重要的,对文学进程所造成的影响也并不小。在罗马文学所造就的全部浩瀚卷籍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当然幸运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最好的一部分——至今仍存,现代读者必须牢记所失去的有多少,才能理清罗马文学不断传承的脉络。

公元3、4和5世纪的文学史比早期写得简略。由于这段时期的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明十分重要,尽管本书篇幅非常有限,仍要对此作一概述。

我希望参考书目对读者确有价值。这份书目绝对称不上详尽,但或许能为那些无法使用图书馆的人提供查找的方向。年代表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能在任何特定年代迅速找出当时的作家和他们的事迹,而非成为用来查找信息的列表。在索引中可找到本书提及的一切拉丁作家,另有若干主题以及其他较为重要的历史人物。

除罗马作家的作品以外,我还查阅了参考书目中的“一般著作”和大量其他书籍及文章。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托伊费尔(Teuffel)所著《罗马文学史》(*History of Roman Literature*)、萨卡斯(Schanz)所著《罗马文学史》(*Röm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和马卡尔(Mackail)令人钦佩的著作《拉丁文学》(*Latin Literature*)。

我要将极大的谢意献给我的同侪萨缪伊尔·巴尔·普拉特纳(Samuel Ball Platner)教授。他阅读了此书的初稿并给我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另外还要感谢佩林(Perrin)教授,他不仅为我阅读了初稿也通览了校订稿,还提出了不少值得采纳的修改建议。

哈罗德·N. 福勒(HAROLD N. FOWLER)

克利夫兰,俄亥俄

第二版序

第二版基本没有变化,与第一版主要区别在参考书目部分,我希望这些改动能多少令此书不至于过时。在文本当中只进行了若干微小的更正。

哈罗德·N. 福勒

目 录

卷一

共和国时期

1

第一章 介绍——早期罗马文学——悲剧

2

第二章 喜剧

18

第三章 早期散文——小西庇阿文人圈——卢齐利乌斯

37

第四章 卢克莱修

54

第五章 卡图卢斯——其他次要诗人

65

第六章 西塞罗

75

第七章 恺撒——萨卢斯特——其他散文作家

95

卷二

奥古斯都时代

109

第八章 文学的襄助者们——维吉尔

110

第九章 贺拉斯

130

第十章 提布卢斯——普罗佩提乌斯——其他次要诗人

145

第十一章 奥维德

160

第十二章 李维——奥古斯都时代的其他散文作家

174

卷三

后奥古斯都帝国时代

187

第十三章 从提比略到韦斯巴芗

188

第十四章 弗拉维王朝列帝——白银时代

214

第十五章 内尔瓦和图拉真

230

第十六章 图拉真以后列帝——苏埃托尼乌斯——其他作家

245

第十七章 文学的创新

255

第十八章 早期基督教著者

264

第十九章 3 世纪的非基督教文学

273

第二十章 4 世纪和 5 世纪

281

第二十一章 结语

301

附录一

参考书目

306

附录二

年代表

323

索引

334

卷一

共和国时期

第一章 介绍——早期罗马文学——悲剧

罗马文学的重要性——罗马人的务实——拉丁语——罗马人创作的政治目的——罗马文学的时代划分——罗马本土文学的萌芽——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对希腊文学的模仿——卢西乌斯·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约公元前 284 年至约前 204 年——奈乌斯·奈维乌斯,约公元前 270 年至前 199 年——昆图斯·恩尼乌斯,公元前 239 年至前 169 年——他的悲剧——编年记——马库斯·帕库维乌斯,公元前 220 年至约前 130 年——卢西乌斯·阿克齐乌斯,公元前 170 年至前 100 年后——悲剧的式微——罗马剧场、演员和戏装

罗马文学的重要性

罗马文学,与伟大的希腊经典相比,诚然少了希腊人蔚为特质的秀异创格和精致之美,仍无愧为世上最伟大的文学之一,其本身固然具有相当不凡的价值,可对我们而言,这种价值还不足以体现罗马文学的重大意义。首先,若没有罗马文学通过拉丁译文和改编文为我们保存了诸多重要的希腊文学残篇,这些文字必然无法留传。其次,因为罗马曾统治着几近全部已知世界,这导致拉丁语成为所有语言中传播最广的语言,也使得拉丁文学遍传千里,影响着欧洲大陆文学的发展。

对政治和军事的重视

罗马人是一个务实的民族,没有诗气纵横的想象天赋,但有着伟大的才能,善于匡正国纲、整肃军务,可以把任何决心变为现实。他们同一些亲缘部族从北方踏入亚平宁半岛,并在台伯河^[1](Tiber)畔的一片土地上开始定居,在那里要面临伊特鲁里亚人^[2](Etruscan)和其他毗邻势力的威胁。迫于此,罗马人从发端那刻起就要坚城垒壁、凭垣聚扎。这种环境,使得罗马自然且必

* 本译本中所有脚注均为中译者所加,英文版原注改为尾注。

[1] 台伯河,仅次于波河的意大利第二长河,全长四百零五千米,流经罗马,入海口在奥斯蒂亚(Ostia)。

[2]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伊特鲁里亚(Etruria)地区古民族,居住于亚平宁山脉以西及南台伯河与阿尔诺(Arno)河之间的地带。公元前 6 世纪其文明达到顶峰,后其诸多文化特点被罗马人吸收。

然要在早期发展出城邦政体,也使罗马人把心智聚焦于政治组织方面,同时外敌的威胁迫使罗马人注重军队的组建和维持。因此,从他们的城市在台伯河边落地生根那一刻起,罗马人便将其主要精力付诸政治及战争。这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他们的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特征相似,都是印欧语系的分支(英语和其他大多重要的欧洲语种也均出自这一语系);可当希腊语不断演变得更多样、更精巧、更灵活时,拉丁语却岿然而刚硬,更适用于法律和命令而非轻柔典雅的表述。环境的因素,同时无疑也有罗马人思想中天生气质的因素,倾向于将他们打造成政治的、军事的和务实的而非艺术的民族。

罗马人的
务实

拉丁语

正如从前文便可推断的那样,罗马文学往往不是文学才华的自发流露,而是获取某个现实结果或目的的工具。几乎自始至终,罗马文人的写作总有其政治企图,而且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最为显著。纵使那些一眼看来同政治毫无瓜葛的罗马文学作品也仍然有某种政治上的意图。戏剧创作是为了让公共节庆更有光彩,好让提供这些节日休闲的官员们通过皆大欢喜的娱乐赚取人民的好感,以便谋取更高的官职;历史创作是为将来所需提供关于正确方法的教导,或为增添当时领袖的声望而回顾其祖先的伟业;史诗和抒情诗创作是为了歌颂罗马的显赫人物,或至少给予罗马堪与希腊比肩的同类文学,以证明罗马具有成为万邦之首的权力。

罗马人创
作的政治
目的

♪

罗马文学的发展同政治事件休戚相关,其三个主要时代的划分与罗马政史的分段相吻合。第一时代又称为共和时代,自罗马文学的开端——第一次布匿战争^[1](The First Punic War)(公元前240年)之后——至亚克兴战役^[2](Battle of Actium)(公元前31年)为止。第二时代又称为奥古斯都时代,自公

[1] 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亦称第一次迦太基战争(The First Carthaginian War)。是罗马共和国同迦太基帝国之间进行的三次战争中的第一次,其焦点是争夺科西嘉和西西里两岛屿的控制权。起因为西西里岛西岸的两个主要城市墨西拿(Messana)和叙拉古(Syracus)之间发生争执,迦太基通过出面调停在岛上获得立足点,遂使罗马出兵墨西拿,想逼退迦太基。双方经多年陆海交战后,最终以迦太基的失败告终。

[2] 亚克兴战役(前31.9.2),发生于希腊阿卡纳尼亚(Acarmania)北部和爱奥尼亚(Ionian)海的亚克兴海湾,是罗马内战的决定性战役。在之前的陆战中获胜的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经此战击败了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的舰队,标志着罗马内战的终结和帝国的开端。

元前31年至公元14年为止,在这个时代中,罗马的共和政体变为服务寡头政治的工具。共和时代末段和整个奥古斯都时代构成了罗马文学的“黄金时期”,即公元前81年至公元14年。第三时代又称为帝国时代,自公元14年至中世纪的开始为止。这一时代的第一阶段被称为“白银时期”,即公元14年至117年。第一时代中,罗马人学习并模仿希腊文学,将自己的语言发展到适合精巧的文学加工的程度,有一部分最伟大的罗马文学作品诞生于这个时代的后半段,尤其是散文。第二时代中,罗马诗学攀到了顶峰,给这个时代带来辉煌的有贺拉斯和维吉尔。第三时代是个衰退的过程,有时急遽,间或迟滞,其间名著甚少,很多作品的文学价值颇微。在整个第一、第二时代,乃至第三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拉丁文学几乎完全是在罗马城创作的,受这个城市演变的影响,也映射着城市居民的情感。借此,称之为罗马文学而非拉丁文学是恰切的,因为令我们油然起兴的是这个台伯河畔城市的文学以及标志着这个城市的文明,而非用拉丁语写就的作品。

罗马本土
文学的萌芽

在罗马,一个有着希腊血统的外来者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起点,他会采取模仿希腊作品的形式自然不奇怪。但哪怕第一位职业作家是纯正的罗马人,这一点无疑也不会改变,因为罗马曾在某些时段与亚平宁半岛居住的希腊人来往甚密,而至臻完善的希腊文学出现在罗马人面前时,又如何不激起钦羡和模仿的冲动。不过罗马确实存在过本地化的早期文学元素,若希腊化影响不曾强烈到妨碍其发展的程度,也有可能演进出一种本地化的文学。罗马早期婚礼和收获节上的叨唠歌(nag songs)、献给神祇的吟诵赞美诗,还有粗陋的大众演出都可能发展成本地化的戏剧。这些歌曲和演出的台词,至少大部分是有韵律的,然除极少以外,都要到很久以后才见诸书面。可罗马人倒是在公元前6世纪就接触到书面写作之艺术了,传授这些东西的还是希腊人。可以确定,在某个久远的年代,亚平宁半岛海岸线上的希腊殖民者们就开启了同罗马的贸易往来,而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罗马建城两个世纪的时候,希腊人的书面写作已是信手拈来。

阿庇乌斯·
克劳狄乌斯·
凯库斯

从久远的年代开始,罗马人就保留有官员名录、奇迹和预兆的记录、《年表圣历录》(*dies fasti*)(即关于何日进行公众事务方合法的日程表,由祭司编

写)以及其他简单的记录。据传《十二铜表法》写于公元前 451 年至 450 年,这对罗马散文有一定影响,因为这是第一次用拉丁文写连贯散文的尝试。其他法律或许还有条约也无疑很早就用拉丁文写成并保存。葬礼演说需要些雄辩术的要领,但大概不需细致的准备,而且可确定这些演说在罗马早期无须写成书面。已知罗马最早的书面演说是年迈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1](Appius Claudius Caecus)于公元前 280 年敦促必须拒绝皮洛士^[2](Pyrrhus)提出的和平条件时所作的演讲。这篇演讲在其去世后两个世纪内都被罗马人传阅。现在还有一些言论或箴言集被归于克劳狄乌斯的名下,他对于更加完善地使用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部分拉丁语以及为拉丁单词的拼写制定规范有着积极的兴趣。

而这一切源自希腊的文学还是远不如罗马本地化文学元素来得丰富,若希腊文学的光环不曾照耀罗马,从这些胚芽中还是可能诞生出罗马自我的文学的。但史实并非如此,这些本地化文学的萌芽便这样无疾而终了,仅仅显示出罗马人也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并能帮助我们理解罗马文学有别于它的希腊原型的一些别致之处。罗马文学归根到底是模仿性的,其始创者是一个希腊人,名为安得罗尼库斯,在公元前 272 年塔伦特姆^[3](Tarentum)陷落后被带

[1] 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前 340—前 273),又称失明的克劳狄,主持修建了罗马第一条官道阿庇亚大道(Appian way)。

[2] 皮洛士(前 318—前 272),伊庇鲁、莫罗索、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280 年应亚平宁半岛南部希腊城邦的要求带领军队进入意大利与罗马作战。因为希腊城邦塔伦特姆认为,罗马人违反了他们同亚历山大订下的船只不得进入希腊城邦海峡的协定。

[3] 塔伦特姆,也译作他林敦,今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Puglia)区城市塔兰托(Taranto),据传由公元前 8 世纪的希腊殖民者所建,后成为大希腊城邦(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中最著名的城市。公元前 272 年该城臣服于罗马,第二次布匿战争曾被汉尼拔占领,公元前 209 年又被罗马夺回并劫掠。在 6 至 10 世纪,哥特人、拜占庭人、伦巴底人和阿拉伯人曾各自反复占领过此地。

卢西乌斯·
李维乌斯·
安得罗尼
库斯

到罗马,成为马库斯·李维乌斯·萨利纳托尔^[1](Marcus Livius Salinator)的奴隶[一说其只是属于李维家族,并不是此人的专属奴隶——中译者注],教授其子嗣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他获得了自由身,改名为卢西乌斯·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Lucius Livius Andronicus)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由于当时欠缺可以用来作为教文的拉丁文本,他酝酿并着手进行了将荷马史诗《奥德赛》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这便成了拉丁文学的始祖。他对《奥德赛》所进行的翻译粗略而不完美,荷马的六步体(hexameter)韵格并没有在拉丁译文中得以重现,而是被安得罗尼库斯改成了本地化的拉丁萨图努斯(Saturnian)诗体^[2](见原文第7页,即本书边码7以下部分,以下同),或许他觉得这种形式比起更为庄重的六步体更适合拉丁这种语言。第一次布匿战争后,安得罗尼库斯在公元前240年的罗马节^[3](Ludi Romani)上发表了他所翻译的一部希腊悲剧和一部希腊喜剧。在这些和他以后的戏剧翻译中,原文的短长格(iambic)和长短格(trochaic)格律得以保留。他的译作中只有小部分残篇留传至今,几乎无法体现出什么货真价实的文学内涵。但这缔造了一个开端,而远在他去世的公元前204年以前,他所开拓的道路便有了追随者的身影。

[1] 马库斯·李维乌斯·萨利纳托尔(前254—前204),公元前219年同马其顿的保卢斯之父卢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共同当选执政官,并在不久后爆发的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The Second Illyrian War)中与保卢斯共同指挥作战,获得大胜凯旋,但旋即被指控将战利品分发给士兵,在忧愁中离开罗马隐居。但公元前210年,当时的执政官将他唤回,以协助处理共和国所遇到的危机,并在公元前207年和政敌盖尤斯·克劳狄乌斯·尼禄(Caius Claudius Nero)一起再度当选执政官,参与第二次布匿战争,共同击败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并凯旋。公元前207年当选独裁官,次年任伊特鲁里亚总督,有二军团调度。次年入山南高卢支援对马戈(Mago)的作战,成功将其封锁在利古里亚(Liguria)境内。公元前204年,与尼禄一同当选监察官,两人相互攻讦。其间他推行盐税一则,故得名Salinator,后为家族继承。

[2] 萨图努斯诗体,通称古代拉丁诗体,其格律范式今已难考证,确系萨图努斯体的诗文现仅存一百三十二行,大部分来自安得罗尼库斯所译《奥德赛》和恩尼乌斯所著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史诗。自拉丁诗歌采用六步体和其他希腊格律后,萨图努斯体即不复使用,但从恩尼乌斯的六步体以及维吉尔对他的仿文中仍可看出些许萨图努斯体的特征。

[3] 罗马节,为纪念罗马主神朱庇特(Jupiter Optimus Maximus)而设,起初为凯旋式的附属,最早出现于约公元前366年,在9月12日至14日举行,后延长为自5日至19日。恺撒死后,最终将起始日定为4日,多设一天以纪念他,因为恺撒死后被尊为神:“神圣的尤利乌斯”。

奈维乌斯是出生于坎帕尼亚^[1] (Campania) 平原上某个拉丁城镇的自由民,也是第一个具有亮点的拉丁本土诗人。他是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依然年轻的他来到罗马,并投身于诗歌创作。这个男人的精神桀骜不驯,在自己的喜剧和韵文当中抨击起彼时的罗马至高权威——尤其是梅特卢斯^[2] (Metelli) 家族——毫不瞻前顾后。虽保全了自己很多年,最终还是被梅特卢斯家族投入监狱并流放,于公元前 199 年在流放中辞世,是年约七十高龄。他有为数甚多的生动作品,既有悲剧也有喜剧,大部分源自对希腊戏剧的翻译和借鉴,亦有扎根于罗马神话的剧本。这些剧本被称为紫纹戏剧^[3] (fabulae praetextae),这得名于其中人物皆身穿罗马服装。其中的一部剧本《罗穆洛斯》(Romulus) [若《狼》(Lupus) 这一剧本不是《罗穆洛斯》的另一个名称,则实际上为两部] 戏剧化地表现了罗穆洛斯和雷穆斯的传说;另一部剧本《克拉斯蒂迪姆》(Clastidium) 则记述了公元前 222 年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4] (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 和奈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5] (Gnaeus Cornelius Scipio) 征服因祖布里亚人^[6] (Insubrian) 的战争。他在晚年转向史诗创作,用萨图努斯诗体写就了第一次布匿战争史,并用埃涅

奈乌斯·奈维乌斯
(Gnaeus Naevius)

7

[1] 坎帕尼亚,意大利南部一区,濒临第勒尼安(Tyrrhenian)海,在加里利亚诺(Garigliano)河和玻利卡斯特罗(Policastro)湾之间,下有五省,共一万三千六百平方千米。早期为希腊殖民者和伊特鲁里亚人定居,公元前6世纪建区,公元前4世纪末完成罗马化,成为罗马的一个地区。帝国衰落后被哥特人、拜占庭人和伦巴底人先后占领。

[2] 梅特卢斯家族,乃凯基里亚氏族(Caecilia Gens)的一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初见史载,有诸多成员得选执政官。奈维乌斯在其讽刺诗《道罗马的梅特卢斯家族如何成为执政官》(Fato Metelli Romae fiunt Consules)中称其是凭运气而非才能当选。此后该家族成为罗马屈指可数的名门,他们以坚定支持权贵阶级(Optimates)而出名。

[3] 紫纹戏剧, Fabulae 指戏剧、故事, Praetextae 指罗马 16 岁以上公民和公职官才可穿的带有紫色宽条纹的长袍(toga)。

[4] 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约前 268—前 208),公元前 222 年的罗马执政官,叙拉古城的征服者。

[5] 奈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前 211),全名奈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卡尔乌斯(Gnaeus Cornelius Scipio Calvus)。公元前 222 年的罗马执政官。

[6] 因祖布里亚人,公元前 4 至 5 世纪居住在阿尔卑斯湖至米兰一带区域的一个凯尔特民族,据传米兰即为他们所建立。